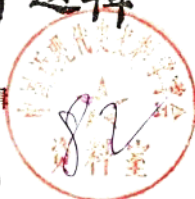


15.06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内部发行)



贈閱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寿光县委员会

前 言

为了保存和积累本县历史资料，并推动编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本会特刊印《文史资料选辑》。所选资料包括本县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后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只要内容真实、具体，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体裁不拘，均可选入。第一期重点选辑了寿光县党的早期活动和我党领导民主革命斗争的部分材料，对于其他时期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等方面的资料，将陆续征集，分期选登。

在资料的征集和《选辑》的编写过程中，承各位革命老人和热心史料工作的同志，积极供稿，热情帮助。这里，诚恳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所选资料，大部分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发行，并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缺乏，加之编写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山 东 省 寿 光 县 委 员 会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回忆和邓恩铭同志在一起

.....张法先口述 文史组整理(1)

张玉山同志生平事略

.....转载60年《寿光县志》(8)

马保三同志生平事略

.....县政协文史组(11)

忆王云生同志

.....张法先口述 文史组整理(27)

怀念陈少敏同志(转载)

.....马兆祥(35)

陈少敏同志的家世及其青少年时代

.....张子元口述 文史组整理(42)

陈少敏同志三次来范干

.....张景翰 张泮湘口述 文史组整理(49)

怀念陈少敏姑姑

.....王梅芳口述 文史组整理(54)

先父朱剑秋烈士事略

.....朱东渠 朱东润(61)

李植庭同志生平事略

.....崔洛滨(69)

回忆八支队的创建与发展(转载)

.....陈纪明(80)

捣毁日寇伪区署 斧劈汉奸杨香坡	王英昌(100)
宋家庄截击战	董万祥(109)
一挺重机枪	马法冉(115)
寿光西部抗日游击队对敌斗争片断	孙培乾(123)
严惩叛徒吴吉亭	刘 敏(136)
里应外合拔据点 四面八方抢运盐	王岳西(145)
王振国起义	冯兰堂口述 薛光照 冯寄予整理(148)
解放田柳庄	李好武(156)
回忆“陈毅担架连”	马泮祥(166)
活捉王耀武(转载)	王洪涛(176)

回忆和邓恩铭同志在一起

张法先口述 文史组整理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初期，寿光县人民正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水灾、旱灾不断，兵祸、匪祸相乘；军阀官府的苛捐杂税逐年增加，广大人民的生活步步困难。就在这大雾茫茫，乌云漫漫的一九二四年，邓恩铭同志带着党的委托，冲破反动军阀的封锁，历尽艰险来到寿光北部。他深入穷乡僻壤，启发农民觉悟，散播革命的火种；他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此，巨淀湖畔点起了星星之火；寿光人民看到了东方的曙光。

邓恩铭同志是党的最早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二位代表之一。他担任山东省委领导工作期间，从青岛多次来过寿光。根据我个人记忆，他从一九二四年三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这段时间内都不断到寿光北部崔家庄、张家庄、南台头等村活动。他来去无常，时间长短不定，有时住十几天，有时住个把月。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耶稣教传教士，有时又说是教书先生，自称是张玉山（寿光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的同学，常找张玉山、王云生（邓在一九二四年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那时在张家庄任教员）、李汉卿（即李文，早期党员）等在一起交谈。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二四年三月的一天。那是在张家庄张子明的家里，人们都叫他邓先生，那年我才十七岁，还不太懂事，抱着好奇的心情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外貌：中等的

身材，细条的身形，白净的面孔，一对和善而聪明的眼睛。头戴一顶帽垫（一种瓜皮形带棱的单帽，顶端有一个结），身穿青布大衫，脚踏尖口布鞋。一手拿着文明棍（手杖），一手拿着两本圣经，很象当时传教士的样子。南方口音，说话很慢，态度和蔼。大家都围拢着他，他也不断地招应着大家。从那以后，我从外观上认识了邓恩铭同志。

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九二五年年底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

这一年，我由本村党员褚方塘、褚方玉介绍，由共青团员（我由褚方玉介绍入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还担任了党内的地下交通，专门传送《农民协会》、《长工苦》、《共产党告农民书》等党内文件，所以就有机会接近邓恩铭同志。年底，邓恩铭住在我村（南台头村）褚方塘家里，我们（指褚方玉、褚方塘、段成俊、褚方珍、褚文灿等，都是党员）经常去听他讲新鲜事。他白天到外村去，外人都说他找同学玩，其实他在开展党的工作。晚上常和我们聊天。他生活很俭朴，有时和褚景唐家的长工一块吃饭。睡也无定处，有时在褚方塘家，有时在褚景唐家，有时睡在长工屋里。

这一年是大旱年，春苗都枯死了，小麦一亩地（大亩）产三斗，粮价飞涨，豆子、麦子每斗（三十斤）铜元十三千文，高粱、谷子每斗八、九千文，农民吃不上饭，反动军阀政府还不顾群众死活，强逼军事特捐，农民走投无路。邓恩铭同志就讲一些农民生活苦的诗句来激发我们的政治觉悟和对反动当局的反抗情绪，讲一些革命故事来教育我们坚定斗争必胜的信心。

我记得他教唱《国际歌》时，我们唱不好他就一遍一遍

地领唱，唱几遍就给我们讲歌词，他讲“英特那雄耐尔”就是“共产主义”。我唱《国际歌》就是从那时学会的。

他还讲《新社会观》、《山东工人》、《农夫吟》等文章。我最爱学《农夫吟》，事隔五十多年，我还能背诵。原文是：

为农好，为农好，
尽力经营就得宝。
待到春雨降，
呼童耕宜早。
知心邻家伴，
荷锄走相告。
不但是同田，
又复与同道。
虽然官绅都轻农，
试问他离却五谷能活否？

他还教我们读古诗，我记得有：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籽。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他边读边讲，常结合一些当地例子讲，他说，农民受苦，富人享福。穷人干一辈子活，到六十多岁还娶不上老婆，晚上和牲口一起睡，死了没有地方埋，叫狗拉着吃了。富人十五、六岁就有老婆，有的还娶上两三个。这太不合理。他说，别看农民穷，团结起来就天不怕，地不怕。他讲“五·四”运动的故事给我们壮气，我们也最爱听。他说，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看来貌似强大，其实人民组织起来和他们斗争，他们也就无本事了。欧洲大战，我国出华工打德、奥，参加了“协约国”方面，后来取得了胜利。英、美、法、意、日等强大帝国主义，不仅不给中国一点好处，反而在巴黎开会分赃，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硬逼中国代表同意。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竟丧心病狂，出卖祖国，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种卖国行为，激怒了中国人民，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罢课、罢工的群众达几十万人，交通阻断了，上海瘫痪了，军阀政府吓慌了，被迫惩办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帝国主义也害了怕，人民取得了胜利，这就叫“五四运动”。我们干事情，就要有五四运动精神。那时我们听了都很感兴趣，很受启发。

那年，过了腊月初八，家家准备过旧历年，虽是荒年暴月，但按农村旧习还是都买鞭炮、香烛、年画、春联之类。邓恩铭同志就叫我到集上买些大红纸和字画纸，向褚景唐家借来墨盒、墨壶子（所用之笔、墨盒、墨壶均保存完整，已献于淄博市展览馆）天天写春联、写字画。写好以后就叫我用拜匣

（一种盛文具书籍的箱子）盛了到四集去卖。

他用白纸写成的字画，有古诗，也有古文，我给他磨墨、按纸，他也讲给我听，我记得有《陋室铭》写着“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等话，还有《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原道》等文章，也写《朱子治家格言》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类的诗句。

他写的春联，都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象：

新社会全国统一，
大革命历史无双。
横批是“劳工神圣”

这是赞扬国共合作后大革命形势的。还有在旧对联中含有除旧换新的革命思想的，如：

爆竹一声除旧岁，
桃符万象又更新。

也有当时流行的劝人勤俭的，如：

一勤天下无难事，
二俭堂前有太和。
勤俭黄金本，
诗书丹桂根。

邓恩铭同志写的是八分隶书，笔画清晰有力，字形端庄俊美，很受群众欢迎。我拿到集上，一打开拜匣，人们就围上好几层，有的选，有的买，有的一面欣赏，一面赞扬，“写得不赖！”“好笔力！”“好书法！”我每天带到寿光的丰城集、彭家道口集，或者到广饶的大王桥、阎家集去卖，群众纷纷抢购，使我应接不暇，满满一拜匣春联、字画，很快销售一空。一集能卖十几元现洋。

有一次，我到丰城集上去卖，一个文质彬彬的老先生

挤进人群，选购了几幅字画，对我说：“写字的这位先生在
哪村任教呀？请费心转达，我请他到敝处住几天，写几幅字
画见识见识！我好酒好饭款待，酬金从优！”我只好答应
着。

我白天赶集卖，他晚上在家写。一个腊月我们收入了一
大笔现款，为开展党的活动积累了经费。同时在旧字句中含
蕴着的革命思想，也随着邓恩铭同志的优美字迹，传遍了寿
光西北部和广饶东南乡。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和邓恩铭同志分
别的时刻。几年来由于邓恩铭同志的启发指导，寿光党组织
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中共寿光县委，革命的形势
也愈来愈好；可是寿光人民的灾难还是有增无已。这年春季
大旱，六月暴雨成灾，弥河、丹河连续决口，疫病遍地流
行。反动政府不问人民疾苦，拨工五百多名修小清河，又强
迫全县人民办理房田登记，强逼军款。有些穷家累户，外出
逃荒要饭。寿光北部各村组织红枪会抗捐自卫。红枪会组织
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帮派主义作风，对我们党的宗旨
不够理解，对党的组织有些嫉视。在发展会员中常有磨擦。
我村党员褚文灿，到红枪会中开展党的工作，引起了红枪会
的不满。当时风传红枪会要捕捉邓恩铭同志，党组织为了恩
铭同志的安全，决定让他转移。

一天，我接到通知到张家庄去，张玉山、王云生等同志
都在那里，张玉山同志对我郑重地说：“邓先生要回去，你
明天起早送他一程，从小路走，路上要多加小心！”我点头
应允，说：“这一带我路熟、人熟，不会出差错。”第二天
刚放亮，我和邓恩铭同志收拾停当，从南台头启程。当时正
是深冬，白雪复盖原野，大地冰冻如铁，北风呼啸，寒气袭

人。我在前面领路，邓恩铭同志跟在后面。他穿着棉袍，头戴人造绒卷帽，把后边的卷沿放下遮住耳朵，手拿一个青布包，包了几本书，坦然地走着。我们向西南行，从赵埠村边过去，直到北柴，走到北柴以西的大路上时，天已大明，邓恩铭同志，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激动而又缓慢地说：“法先，你回去吧！”我想再送他一程，他坚决拒绝，我怀着忧郁而期待的心情注视着他，他坚定地说：“乌云遮日是暂时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夺取最后胜利！”这铿锵有力的话语，使我精神一振，铭刻肺腑。我连声答应着。他转身向鲍家庄子方向走去，我望着他那匆匆远去的背影，想起了他在灯光下的谆谆教诲，想起他那日夜奔波的情景，眷眷之情油然而生，惜别的眼泪潸然而下。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一次的分别竟成了我们的永诀。他虽然离开了我，但他那临别的嘱托，却永远响在我的耳边，成了我战胜困难的巨大动力，鼓舞我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奋战不息。

张玉山同志传略

转载60年《寿光县志》

张玉山(1900—1927)同志,寿光县台头人民公社张家庄人。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1909年至1912年在村塾读书;1913年至1917年在本县高等学堂读书,毕业后,即考入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学习。这时“五四”革命运动的怒潮深深影响了玉山同志。他目睹反动政府的黑暗腐朽、军阀混战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又看到山东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纷纷走向革命。这时玉山同志也开始有了参加党的要求。1922年师范毕业后,返回家乡,与王云生同志在张家庄从事教育工作。二人学习了从济南带回的《共产主义国际》一书后,更进一步认识了光明伟大的共产主义。1924年2月,玉山同志赴青岛,经邓恩铭介绍,与王云生同志一块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回县后以张家庄为基地积极开展工作,举办了平民学校,组织了梭梭会、抗粮社、互助会;宣传马列主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鼓动宣传中,玉山同志经常讲到“穷人的白首,富人的白银,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也讲到反动统治者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又疯狂侵略中国;我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必须当家,才能过好日子。同年八月与王云生同志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了支部组织,玉山同志任党的支部书记

记。

1925年玉山同志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以崔家庄双凤小学为重点，并以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不久，双凤小学、崔家庄、张家庄、台头以及广饶延安集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玉山同志的领导下，已发展到十余名党员、几十名团员。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又以双凤小学、崔家庄、王高、张家庄、台头为重点，分别建立了党的小组，并在周围地区建立了秘密联络网，以便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革命力量。

1926年，寿光党的组织已逐步扩大到寿光城和城南的范于庄、王府庄子、阳河一带。是年冬，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寿光县委在崔家庄的双凤小学成立，张玉山同志任县委书记。

玉山同志在此期间，积极为革命奔走，亲到上海、济南、青岛、高唐等地参加过党的数次会议。外省外县的同志也化装成学生、教员或商人等不同行业的人物，经常来玉山家开会，都是夜集明散，举止慎重，最多时竟聚集到二百余人。

1927年，寿光县的党组织在县委和张玉山同志的领导下，已遍及全县各地六十余村，计有党员三百余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已深入人心，革命浪潮波及全县每个角落。

玉山同志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并处处注意群众疾苦和关心人民生活，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当时张家庄等地的地痞流氓，常依仗恶霸地主的势力，以看坡为名，不论庄稼丰收与否，便向农民索取巨额的看坡捐，这种野蛮的勒索行为，激起了玉山同志的愤怒，他便提出了严重的谴责，迫使这批吸血鬼停止了这种无理的捐税。

当城里派兵来地方剿匪时，土豪劣绅常以农民打头阵，因而群众死于非命者甚多，玉山同志见到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无限愤慨，便出面阻拦，力逼当时劣绅在县城官兵来剿匪时，不准再逼徒手百姓打头阵无故断送生命。

麦秋季节，穷人因吃不上饭，常到坡里拾庄稼，玉山同志每遇此种情形，都将自己的庄稼送给他们，让他们满载回家。遇上衣不遮体的穷人，就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他们。此外，发动群众抗捐抗粮之事，玉山同志都是站在前头，迫使官府减粮免税，为穷苦百姓一再争得不少利益，广大群众无不衷心感激。

玉山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到处奔波，劳累过度，身患肺病，不幸于1927年10月病故，时年27岁。

马保三同志生平事略

县政协文史组

巨淀湖畔一农民，
从事革命四十春。
路途非遥多崎岖，
横遭逮捕与笞讯。
倭寇侵华炮声响，
起义烽火烧海滨。
一片丹心兴大业，
光辉永照后来人。

这是马保三同志逝世后，他的生前挚友悼念他的诗句。概括而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他战斗的一生和崇高的品德。

马保三同志原名马鉴堂，生于一八八七年，寿光县牛头镇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任中共寿光县委委员，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青岛市市长，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山东省第一、二届省委委员，省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勇于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在对敌斗争中顽强不屈，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其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

在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朽到摇摇欲坠的一八八七年，马保三同志诞生在山东省寿光县牛头镇一个农民家庭里，当他刚懂事的时候，一些丑恶的社会现实就摆在他的面前，他疑惑，他愤慨，他要挺身斗争。

牛头镇是处在巨淀湖畔的一个大村，那时村里有八百户人家，有九千多亩土地。三十户地主富农占有土地三千三百多亩，他们依仗权势横行乡里，盘剥农民。四百多户贫农仅有洼地两千亩，他们终年劳苦却少吃无穿，有的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中农三百多户，占地三千多亩，他们省吃俭用仅能自给，可是接踵而至的兵灾匪祸使他们每况愈下，日趋贫困，他们瞻望前境忧心忡忡，面对现实忿忿不平。马保三同志的家庭就是这样三百户人家中的一家。他家十三口人种地十几亩，交不完的苛捐杂税使他家坠入困顿，这使他不满足现实，而想改革现实。

他抱着改变现实的念头，在十一岁上入学读书，可是那时读的是“五经”、“四书”，教师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冬烘老先生，只叫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他觉得很不对劲，只学习七年便辍学务农。他耕田、赶车、看洼、割草，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时已是辛亥革命前夕，一些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在冲激着他，他便在农闲时间阅读各种书籍，结交进步的朋友，从而懂得了一些社会知识，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同时他学会了写作文章、辩论道理。他健于谈论，善于说理，每议论时势往往使众人叹服，每驳斥谬论常常在诙谐中取胜。这给他与旧势力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对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敢斗善斗，大至豪绅劣行，小至社会陋习，他从不放过。人们都说他好“挑刺”，“好打抱不平”，他说：“刺不挑就会受害，为啥不挑？”

牛头镇的“村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依仗本村地主势力称豪称霸，鱼肉百姓，马保三同志看不过眼，就经常找他说理，把村正说得理屈词穷。

村里有个道会门头子，外号称“三圣人”，他装神装鬼画符念咒，乱开药方给人治病，借以诈取财物。马保三同志非常生气。他便亲自到“三圣人”家劝其改邪归正，“三圣人”置之不理。他想，旧势力不斗不倒，于是便在群众中揭穿“三圣人”的骗人伎俩，使群众都不找他看病。同时他声言外村有人找他看病吃药致死，外村人要找“三圣人”抵命的事，使“三圣人”十分害怕，因此借医行骗的行为大为收敛。

一次，村里来了两个相面人，身穿怪服，手牵骆驼，装模作样给人相面，引得很多人去找他看相。马保三同志也挤进人群，叫相面人给他相相有多少儿女，相面人胡诌了一通，说得驴唇不对马口，引得众人捧腹大笑。他当场给相面人出丑，在群众的讥笑中把他撵走。

有一次，村里人找他写定婚柬，他问男女双方的年龄，回答说：“男方九岁，女方十七。”他听了大笑一阵，说：“这太不合理，这不是给他们造福，而是给他们造罪，我不给写，也不准定这样的婚。”结果村里人被说服了，改变了原来的主张。

由于他敢和旧的、不合理的东西不断斗争，所以青年时代的马保三同志就在群众中很有声望。